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
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
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
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
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幾而凝竚
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
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

即此便是雅
集圖矣必更
取伯時也

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
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
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
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焦箠而熟視者，爲黃魯
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
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
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
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

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
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
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
前有鬪頭頑童，捧古瓦而立。後有錦石橋，竹徑
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
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
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惟石之上。下有
激湍，激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

○零○馮○風○景○更○覺○韵○甚○

煙方梟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邪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劉越石曰西園一會儼然未散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鴟鵂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聘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前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鬚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陳眉公曰。清激雋快。讀之心。竟若刷。

眉公品外錄
校四川通志
前後各刪數
語今仍陳本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余飽聞閩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
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挈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
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
三境之游須廢吾一日糧惟毋丘氏漱玉巖近
在墻壁外乘輿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
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
醉發狂卽呼天大呼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

狂○放○語○

讀此令人山
林之念頓深

興致宛似白
香山

吾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竒煙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湫玉之勝。所謂閬之四竒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則與飲間矣。

陳眉公曰：瀟洒

湧翠亭記

白玉蟾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

窟江西風月窟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攜劍過

玉隆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煙一龍批月憇

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長

嘯環武城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

樹古澗生風峭壁數層斷岸千尺翼然如舞天

之鶴婉然如罩煙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

竹蒼沙魚浮碧波。鷗臥素月。琉璃萬頃。舳舻千
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縠。者修江
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
坡山爲翠浪湧之句。觀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
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湧翠亭也。飛
翬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煙柳雲
絲。高低如幕。綠牕漏蟾。朱簷咬雨。華椽躍鳳。鱗
瓦鋪鴛。四榻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

此四段泛歐
公四時之景
生來

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適其酒量。任其詩懷。者
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
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蔦紅。宜其春也。碧荷
鑄錢。綠柳縲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釀黃梅。
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鴈信初來。秋英
無言。曉露欲結。蓴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
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崖
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

此四段從竹樓記生來

杲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柏
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
霞有時而琴曾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碁剝
琢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章暮鴈歸
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
此清幽收拾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
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
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簧一聲

烟波变幻佳
景無窮有情
者自不禁神
往

前後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
蘆灣不盡鳧渚無窮挽回亭前酌以玄酒招入
酒裏詠入新詩名公鉅儒鱗跼疊副騷板如櫛
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
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
表裏冰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蕪
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樂自無窮也作亭者
誰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

余抱琴而憇其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繁薄數
篇。酖醺百盞。月影在地。馬僕侯門。援筆不思。聊
述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
詠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酖醺。明日追思。世事
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杳不來。
抱琴攬劍。復起舞於亭之上。神霄散吏書。

劉越石曰。錦腸綺舌。如繡如繪。

閔川平曰。山水風月之趣。此文囊括殆盡。

遊天平山記

高 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旣霽。灑氣澄肅。
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
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
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
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冷冷琴筑聲。予欣然停
輿聽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憇遠公菴。
然後由其麓。循徂棧。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

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峰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

可作一幅
高圖

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爲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

有冷然御風之致

一時嬉遊光
景宛然可見

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篠
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
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
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
而予亦笑其恇怯頽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
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
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
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

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地撫佳節之來臨
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
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
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爲記

閔康侯曰運筆在境外故飄洒風雅不為
境所縛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
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
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
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
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斑固
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
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

此一段有白
眼看世之意

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
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
軒塵全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
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
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
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
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
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

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
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沈千秋曰道學中語却自有疏淡之趣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余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
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
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
然命駕斯游、遂勇時二月念一日也、是日零雨
初歇、旭日微映、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
輿、憇於靜慈之上、入窓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
蒼俱在目、睫寺卽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峻

描画孤危境
累為之心神
悚然

增震聳人語不聞松濤遞響真若萬馬騰空而
下也人謂湖上縱觀以此山為曠豈不信哉頃
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榜人適至相
與攀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于時煙霏迷濩水
波滄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
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沒於滄浪之
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
回視保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幽興勃然舉觴

點綴經大日有光景

無筭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
連踟躕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
萊弱水乎余謂良友罕覩佳景難遘放浪而會
乃成歡悰余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
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
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
必選晴霽今觀煙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
寞之濱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况乎紅英半

雨中泛湖情
景原自落寞
此文兼有落
寞意况

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埃惠風和煦豈
不晚哉然則吾二三人者不暢叙劇飲負於斯
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余將抱拙
丘園詠歌煙月他日倘訪余於白鷺洲南握手
道故豈能無感於斯會也哉

閔康侯曰岳陽樓記以譎字生出議論此

文亦然但一闕規諷一自寫無聊旨各有

歸耳

建康觀雲記

祝允明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焉雕繪
色澤張皇情蘊至工矣比居建康之雞鳴每日
濱於二春萬里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生一晷
百變因得劇觀焉將稱之而頻吃蓋無超乎昔
詞者矣又不能噤姑語其約略焉若夫巒者巖
者岫者陂者洼者潮者瀾者湍者揖者坐者拱
者駢者舞者戲者鬪者翔者馳者泳者輪者楫

奇艷

文記

大海迴風生
紫瀾此文似
之

者。燒者。穀者。綺者。匹者。絢者。以青。以丹。以黃。以
碧。以緋。以赤。以蒼。以紫。以綠。以素。以組。雜以斑。
錯。而。嬖。焉。而。妬。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
麗。附。焉。而。垂。睽。焉。而。攘。排。焉。而。雜。支。雜。僮。囊。焉。
而。無。恒。焉。察。之。而。益。繁。況。之。而。不。窮。蓋。其。孕。自
鍾。山。大。江。華。陽。句。曲。八。公。三。君。崇。隆。浩。漑。之。犇。
湊。阻。洩。故。其。觀。雄。以。窳。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
洞。地。仙。神。魑。鬼。之。呿。呀。揮。霍。故。其。觀。赫。以。恠。在。

光怪萬狀

朱明長羸盛陽麗舒之候。故其觀昭以文。有皇
闈帝座。日月鈎陳蒼龍朱鳥龜虎之依衛。翕張
故瑞以華。有蔣尉卞將軍之剛憤。故崛竒有王
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徐唐煙花脂黛
綺樓玉樹之妖淫。怪艷故粲而冶。其情也藂以
滋。其變也疾以滋。而其薄於人也。戚欣以岐。而
獨畸人逸客。函章抱潤。與時浮沉。流而未沛。渟
而未晦者。觸而恘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於是

乎傷吟寫騷敘物賦事繡腸綺舌搜幽剔秘以
為雲貌一真於是乎雲不得逃其情而余也殆
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嘻雲乎雲乎無骸而貌呈
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奇乎哉奇乎哉夫由
有是也而憎憐發焉寵辱別焉忤嗟勃焉又因
之以儆予又欽之為禎妖戴之為恩澤禮之為
師神其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乎皆冥冥而
已乎

方晉城曰似山水奇觀

譙樓鼓聲記

祝允明

居臥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沉沉如莫知其所在嗚呼嗚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傲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惋孤娥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憚孽背燈之泣畸幽翫劍之憤壯

動鬼驚鬼一
字一淚

俠○撫○肉○之○歎○迨○於○悲○雅○苦○犬○愁○蚤○困○蚓○且○鳴○號○
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
八○日○丙○夜○聞○之○以○爲○記○

袁石公曰如嘯如歌如關山夜笛讀者殆
難為情

復清容軒記

王世貞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西南隅爲勝西
南隅枕水而宮者至多慈感寺爲勝慈感寺之
景至多清容軒爲勝軒故旁寮然其地據寺左
而獨南向前枕通塘有蓮芡木芙蓉之屬撓吹
容與笳箏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
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考
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楠號清容者微

上下二字是
卷俯仰勝槩

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
孟頫爲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憇若舍館以
故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
之。而以供邦君大夫鄉薦紳豪賢之遊目者二
百餘年於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余來吳興過慈
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微欲復之以
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
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塼瓦至不逾月

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水之觀爭
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余未爲吳興則
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
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宮者蓋陸
沉於闐闐釐祝之間想像於暮煙春波而不可
得爲之愴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遊
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隳而輒復
之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爲主吾有

文致斐亶
有感慨

此一段先生
別有規諷非
偶然語也

盡而代吾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
已而付之天地天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
無盡故驪山之陽翠微玉華更而為禪室佛廬
而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珣周顒之徒舍
其宅而寺之謂以為媚佛及余遊虎丘望而知
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夫世之君
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
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迹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

記

茅鹿門曰風調秀逸

靈巖記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
 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
 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鏡細膩無駁
 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牀素綆已不知
 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
 山僧出沒於衰草寒煙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
 池旱歲不竭或曰卽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

徘徊憑弔之意正自不淺

一篇議論皆
從此段生來

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
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
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
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
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
動碧纒緗鈞宛然石髮中雖復鑲石作肝能不
竟消心死色之於人甚矣哉山又有西施洞洞
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吳王所以囚范

蠡也僧為予言其下窪處為東西畫船湖吳王
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望之若在山
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
為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歛溪米氏硯史云
夔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
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
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
瘞○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

有情之感千
古如是非中

即爾筆逸才
不能寫出耳

江進之詩云
忠臣不逐鴟
夷去縱有西
施國豈亡可
與此並讀

是画筆

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
跌○斷○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
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
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中○無○傾○國○之○美○人○劉
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
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閱以平曰立意甚極而才藻雲湧更足供
其游戲風流跌宕絕代驚才

虎丘記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
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
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
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
石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
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輓電霍無得而

文記

狀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新艷。相
角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
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
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
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竟銷。
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
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
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

淚矣。劔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
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
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晚樹。尤可觀。面北為
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
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
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
與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
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

後○來○感○既○多○不○出○此○

翩然有塵外
之思與樂天
草堂記同一
情事

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日甚
矣烏紗之橫阜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歌
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
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邪

閔伯玆曰曾襟洒落筆底更帶煙霞之色

滿井遊記

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
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
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
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
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
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
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

形容纖乃

前門塵土若
為中郎洗去

之醜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

之二月也。

沈千秋曰：滿井小，墊趣耳。一經中郎描出水色山光，便似領略不盡。

寫景亦極艷
冶

晚遊六橋待月記

袁宏道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桃杏相次開
發尤爲奇觀周望數爲予言傳金吾園中梅張
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
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煙
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
之盛多於堤畔之柳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

品題妙甚真
可作風月平
章

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
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
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沈千秋曰文情逸宕

趙飛燕外傳

伶玄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
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務家業。編習樂聲。亡章
曲。任為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
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
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
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
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

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
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
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
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
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
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
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
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爲

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
待直貲服疏苦財且顛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
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
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
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
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
樊嫫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
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粟不

嘗記有刺飛燕詩意切而詞緩云柔骨豐肌不自持漢宮承寵夜深時不知御席流丹沒曾憶人間射鳥兒

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
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
○佳○話○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
比邪既幸流丹浹籍嫔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
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
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
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嫔上簿嫔因進言飛
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

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
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
宮中延福還奏嫔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籍為
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為卷髮
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
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嫔
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
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

取號字、巧媚

是鄉是以破
老乃求老子

是鄉邪

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嬖計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令嬖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嬖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嬖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

鄉也。嬖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嬖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婕妤好事後常為見拜後與婕妤坐後誤唾婕妤。褻。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

郎官奴鮮綺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
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傳露華百英粉帝
嘗私語樊嬖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
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
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常
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
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

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
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
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
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
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
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
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
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

琉璃帳水晶
簾不夜珠是
古來助情三
絕

多少繁華眼
光歷亂

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
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
水香連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
金錦一疋璫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
香綠毛狸籍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
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
疆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籍三
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

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
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
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
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
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
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
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
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

形容奇艷筆
致婉曲洛水
秦樓光景不
過如是

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
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喻細嫺與相屬后
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
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
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
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
萬入后房闈他日宮姝幸者或裳裙爲綵號曰
留仙裙婕妤好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

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
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
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
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
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夷致貢其使者舉
茹一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恠
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
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嫔弟子

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
后遂不報他日樊嫫侍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嫫
道夷言嫫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
鬪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
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
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奴何足
汙我絞乎后所通官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
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

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埴擊鼓歌
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
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
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
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
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嫫脫簪叩頭出血扶
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
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

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
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鷓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
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
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
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
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
長持其足樊嫫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
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

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
留帝欲亦如姊與李夫人轉面蒙被同術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

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
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
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見以白
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見黃金
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
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

又記有詠合
德出浴詩云
甚艷羨云一
枚紅玉浸寒
泉恍似蓮花
出水鮮莫道

溫柔鄉自好
繡屏深處立
神仙

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
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
弱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卹膠遺昭
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
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
起御衣陰精流溢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
精出湧霑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
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

殊似有激烈
之情

下安能歛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
日帝何往乎遂毆血而死

劉越石曰可稱艷史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鬯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

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
 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
 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
 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
 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
 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
 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
 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
 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
 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

但謂似笑令
人絕倒

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
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
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
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
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

贊尤高古直
逼史遷

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生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
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
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
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
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

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邵明龍曰不直戲文蓋戲史矣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
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
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
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
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
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
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

言下似有富
貴氣象而其
情自淡素

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明之爲酒友每一相
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
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
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
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
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

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
自娛醕酏而後已往往乘輿履及鄰杖於鄉騎
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
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
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
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
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
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

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

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營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

與劉伶事大同

吟相仍。若循環然。絲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
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
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
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
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
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沈千秋曰神情放浪

